



2000年第1期 定价:人民币20元

ISSN 1005-9911



100.991006

新新星座独家版
第二十二条婚规
我的那只小龟

教你学做网前操
活动Fashion活动的关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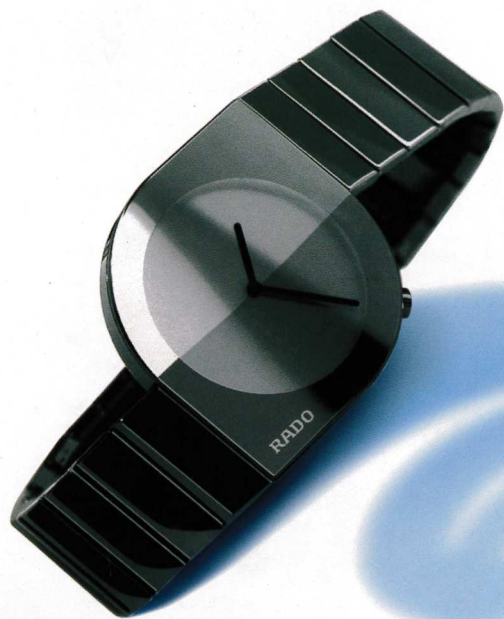
张丽玲 采访也是一种累

本刊专访:
Anna Sui 擅调鸡尾酒

新春与白色继续约会

ating With White Again

超越自我
再创时尚新风



雷达表新款“赛瑞克斯”系列
表壳和表带以不易磨损的高科技陶瓷
制成，表面和表后盖为蓝宝石水晶。
备有男女两款可供选择。
售价：人民币¥18,500元

瑞士 **雷達表**
RADO
Switzerland

北京办事处 电话:(010)65239125 上海办事处 电话:(021)64267963 广州办事处 电话:(020)83568137 Internet:www.rado.com

在接受《风采》的采访前，张丽玲刚在一个电台做完直播。她的情绪还沉浸在和听众的交流中。“有着太多的感动……”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的播出，作为本片导演的张丽玲，成了众媒体追逐的对象。“采访也是一种累！”

同来的还有一个摄影师，不声不响，忙前忙后地拍摄我们采访。后来知道，他叫远藤一弘，日本人，也是本片的摄影。我们这次采访的片段将会放进片中，作为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最后一集——“反响篇”

张丽玲 采访也是一种累

你不能改变我的命运

日本 东京成田机场——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。

1989年的夏天，21岁的张丽玲踏上日本的国土。她的慌张开始在下机后的几小时，说好来接她的人始终未露面。之前，她的兴奋让她有足够的心理优势审视挤满机场大厅来日留学的同胞：双眼茫然的女孩；四处张望的小伙子；拖着八九个巨大行李箱的中年男子……她甚至还猜想这行李箱中的物件——锅碗瓢盆，整个家都带齐了，眼前的这些人，背井离乡，把后半生当赌注全压了上去。张丽玲不由得感叹起他们的命运。

她开始怀疑接她的人会不会来。张丽玲一句日语不会，连最简单的“你好”都说不了。心情由兴奋逐渐变得沮丧、失望……感叹别人命运时，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。

“有时人的命运真脆弱！”张丽玲想到还在国内，上飞机那一瞬间。张丽玲乘的是“北京——东京”的航班。当时是“六四”后，坐飞机的人少，就并到了“北京——大连——东京”的航线。张丽玲持的出境卡是在北京出境，因此到了大连后不让我出关，怎么解释都没用。张丽玲甚至找到机长，让他们给写了保证书都还不

行，让张丽玲再买机票飞回北京。”我说不可能的，天下哪有这种笑话。你们把我弄错了，还让我回北京。”后来机长返回时把她带回了北京，张丽玲在北京跟他们死纠缠，其中肯定要遇到很多不尊重人格的事情。我特别不习惯这些，我知道我的性格，我可能就会不走了。”

“你们不要改变我的命运！你们不可以改变我的命运！”张丽玲大声地喊道。

出国留学，其中所要经历的皮肉之苦，甚至是精神上的，张丽玲都有充足的心理准备。“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要为这个选择负责。负责，就意味着付出代价！”

接张丽玲的朋友终于出现在了她的面前，“见到他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此生此世，从来没见过这么英俊的人！”张丽玲奇怪自己会有这种感觉，“平时我并没觉得他有多英俊呀！”

北京、东京，两个机场遭遇，感触，对张丽玲心灵的震撼胜过以往的所有，“我想我以后的留学生活，一定要用心去感受、体验周围的人和事。”也从迈出机场那一刻起，张丽玲就想到，“那些三四十岁的人，为了一个小小的目标和理想，能抛开家庭，事

业，把后半生都压在九个行李箱中……拍下来，把这一切拍下来，肯定是一个悲壮的故事，让人震撼……”

错也要错到底

上日语学校、打工、考大学、读硕士、进大仓商社。张丽玲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已是六个年头了。

“我一直没忘记走出成田机场时的念头——我要一台摄像机，记录我们的留学生活。告诉我的亲人、朋友，告诉我们的同胞，告诉他们真实的留学生活，我有这种使命感。”

1995年开始筹备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。张丽玲去了日本富士电视台，“疯子”、“神经病”、“脑子不正常”、“心血来潮”……一个年轻人有这种热情是好的，但你也异想天开了点。电视台的人如此接待了她。你一没设备二没经验三没钱，就算以上三条都成立，第四点，你公司会答应吗？会开除你的。

“我这个人比较顽固！”小时候张丽玲跟别人打架，哪怕打得头破血流，都只会自己去河边洗一洗，掉进了河中差点淹死，爬上岸时照样把衣服晾干再回家。张丽玲不怏不馁“他们只是想快点打发我走。我说我是没有拍摄记录片的经验，但我认为我不

张丽玲简历：

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总策划、制片、导演、解

1967年9月 出生于浙江省

1989年6月 自费留学日本

1995年3月 获日本国立学艺大学戏剧舞台导演专业硕士学位

1998年4月 任株式会社大富代表取締役社长

1995年8月 筹备纪录片《我们的留学生活——在日本的日子》

1996年3月 正式开机

1999年6月 正式完成

3年间跟踪拍摄66人，拍摄素材带1000盘





需要经验，在我身边发生的人和事，远远超过我以前所看到的小说、故事。忠实地把能感动我的记录下来就可以了……”

有了《上海人在东京》，你还干嘛嘛？朋友心疼她：“你这么辛苦，花这么大的代价，不划算。”张丽玲的父母更是反对：“你好不容易奋斗这么长时间，如果公司开除你……”我既然有这样的想法，离开公司的决心还是有的！当然不开除更好了。”张丽玲想想也有道理：自己30多了，假如被开除，拍完这部片子，就没公司愿意要你了。30来岁的人可不比20来岁时能找到工作，这么些年辛苦积攒起来的积蓄也会花掉，说不定还会欠一屁股债，怎么办？“错，也要错过底！”张丽玲还是义无反顾。

1996年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正式开机。

先做人 再做片子

“头一个阶段是最苦的，我需要让所有的人认同我的想法，跟我一块

去做，而且，跟我有一样的心情去做。”

机场给张丽玲的印象太深了，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第一集，就是从机场开始的。先是跟各个学校联系，问他们有没有留学新生过来。打听到当天有四个学生到，张丽玲就去了机场。

“一看就是中国人！”韩松（片中主人公，摄制组跟拍了他两年半）是他们第一个接触的对象。“一开始我不是很喜欢他，他身上有一种优越、傲慢的作风。”不管你在国内时有什么样的背景，到这儿你就什么都不是，并且你不会有很好的发展。张丽玲深知留学的艰辛，这也是刺激她要记录这一切的动力。

接着是“哭着出来的”王尔敏……

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拍摄过60多个人。中途有退出的，有不再适合继续拍下去的，也有去世的……“拍纪录片你付出的绝对是生命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一个人你跟跟跟，最后不能成

为作品，中途断了。当你已拍的东西成不了作品的时候，你付出的这一段生命就没有意义了。”

“每天都在斗争！”张丽玲形容她面对镜头前的那群拍摄对象，内心的不平静。“他们共同和我做一件事情，但他们成了我的牺牲品。他什么都跟你说，把藏在心底严严实实的东西告诉你，这种情况下我要考虑我是否该把他公之于众。”

“他们给我那么多理解和信任，这也让我很痛苦。这种痛苦也正是他们的信任。”一集关于“国际婚姻”的片子，如果播出，对象的婚姻一定解体，“他们把自己暴露在你面前，你再暴露给观众，你会觉得对他是一种出卖。这种情况下，做片子还是做人？我选择做人！”

人本来应该吃苦

张丽玲做过演员。“我是个喜欢感动别人，感动自己，也喜欢被别人感动的人。我做演员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职业棒。没有任何职业要比它更能

感动人了……”

“每天处于一种感动兴奋之中！”拍摄的那些日子，张丽玲像是吃了兴奋剂，夜里三点回家，四点就起床了。回家时要经过一条僻静的小路，走着走着就睡着了。“啪”的一响，拎着的袋子掉在地上，“困得不行了，拿针扎也不醒，但一说到片子，马上就没睡意，我也不知为什么。”

最开始张丽玲只打算拍一年。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“平均每天只有两小时的睡眠，我再能顶，毕竟也只是个人。我以这个来评判我只能做一年。”

拍了有一年多后，张丽玲的身体严重透支。“我咳嗽到什么份上？眼泪、鼻涕、汗水掉到地上，自己都无意识了。”“人本来就应该吃苦，吃过了苦，人总不能就这样干死吧！”一个拍摄对象看着张丽玲越来越虚弱的身体状况，抗议起来，“要么去医院，要么我不让你拍了。”“我也不是为了

干给别人看的，这么多让我感动的人和事，因为我的原因就停下来，太对不起人家了。”一到医院，大夫就把张丽玲“扣”了起来，“你这样下去会死人的。”

住院20多天后，“我以为我成了超人，因为我把一年的觉全睡了。”

有人把留学称作“洋下乡”，以一种戏谑的态度消解了留学不能承受之重。餐馆中刷碗、洗碟……翻阅留学生活诗情画意的一面，也就看到了不为人所知的辛酸、沉重，“我的经历也和别的留学生的经历一样，我是没刷过碗，但我站过前台、打过杂工……”

张丽玲不愿再多说，“我可以不说吗？我不想让我妈知道，我也是这么苦过来的，她会苦得更厉害……”“人本来就应该吃苦，吃过了苦，人才能成长，才能珍惜得到的东西，所以我并不认为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事。”

张丽玲现在的身份是日本“株式



会社，大富”的代表取締役社长。问她将来还会不会再从事纪录片？“我不是为了拍片而拍片，如果还能让我触动，非要去不可的，我还会做的。”

文/蔡朝朝 图/泱波

